

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新詩組佳作：少女烏魯木齊

文/徐家偉（中文系）

妳在那裡，

遙遠的思路盡頭，

想成一片廣大的南疆。

穿越了千佛洞三世宿緣；

飄來那孜然粉五味辛香。

我找到妳。

妳是否為我等待，

站成一株喀什噶爾的胡楊？

妳是否佇立紅山，

守護每個過客懷抱的希望？

不再有馬蹄，沒有三千里的長征，

只有渦輪引擎轟隆的旋轉。

兩個小時的時差可跨越一場冬季的白雪，

我的家鄉，在南方。

投入妳的懷抱，

妳的心是烏魯木齊。

我說，過客的面容憔悴，

失落在先進的二道橋與大巴扎，

五一夜市裡，那貪婪者和紮巴伊讓人恐懼；

妳說，我是南方來的春風，

吹醒了，南山牧場的疲憊瘦馬、

吹綠了，北園春市場的生澀甜瓜。

而我笑，想妳才是春風，

吹走我的憂愁，帶來我的夢。

妳贈我一塊#39266，臨行前，說它能存得久長。

我在這裡，

隔著黑水溝，

想念三世宿緣的傳說，

想妳的眼淚，墜成一片塞里木湖。

妳說，我是那江南的楊柳，

溫柔地繫著烏魯木齊。

朔風起兮，睏酣嬌眼，飄散北方天空。

妳是否仍為我等待，

隨白樺林飄盪江南的夢……？

已風乾，我一口、一點，咀嚼遺憾。

註：1 紮巴伊是醉漢的意思。

2 睏酣嬌眼，指楊花，纖維狀，白色，

能透光。

2010/09/27